



香港《文學報》是以創作為主的十六開純文學月刊，連封面約三十二至三十六頁。一九七〇年創刊時，主編的是曾在《當代文藝》任編輯的馮夢和梁從斌，出完第六期，加入柯振中及賴漢初作編委。

《文學報》因銷路不佳，到第十期，原出版者香港新文學出版社無法支持，柯振中的樂加傳播公司接手，由第十一期起主編，革新出版。如今大家見到的這個書影，是藝術家水木田的傑作。儘管《文學報》內容充實，版面漂亮，可惜香港不是個出版純文學的好地方，出至第十五期，未見起色，且柯振中負友美國，原刊遂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停刊。

《文學報》原是非夢、梁從斌、柯振中、李文耀、杜良媿、尹懷文……等一班文壇新秀的園地，由於他們拚鬥十足，人際網絡甚廣，邀得慕容羽軍、雲碧琳、雨萍、林真、翁靈文、黃俊東、陳文受……等名家坐鎮。

《文學報》最值得一提的重點是他們曾用十三至十五期，辦了個《色情文學》特輯，組合了黃俊東的《風流小說肉團團》、林真的《曹聚仁筆下的色情文學》、戈爾的《郭良惠的〈心鎖〉是色情小說嗎？》……水平甚高，還引得曹聚仁自動投來了有關的文章九篇，可惜稿來得太遲，未刊。這幾篇未刊的手稿，還存在柯振中的手中。

### 香港的《文學報》

許定銘

### 千呼萬喚出不來

樂朋

「辦好一所學校，關鍵是校長和教師。所以，要呼喚教育家辦學。」出席「兩會」的人大代表、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志勇，在媒體上如是言。

張代表的話很對，切中了目前辦學弊端要害。我學雙手贊成！但是，要真正辦到「教育家辦學」，需要解決的難題很多，也很第一個大難題就在眼前：到哪裡去找那麼多辦學的教育家呢？不要說數以百萬計的中、小學，就說中國內地的大學吧，部屬的、地方的、公辦的、民辦的，數量就有幾千之多，一下子哪來幾千教育家呢？如果按張代表說的中、小學也要由教育家來辦，那麼，內地的教育界，怕又是個天文數字。

近百年中國教育史上，能夠稱得上教育家的，如北大校長蔡元培、南開張伯苓、浙大竺可桢、金女大吳貽芳，或者像創辦曉峯師範的陶行知，屈指數來，不過數十人而已。能稱呼出來的教育家，更是寥若晨星，與珍貴的大熊貓差不多。

### 蔣經國一九四二年考察西北記

王鵬

今年四月二十七日蔣經國誕辰九十九周年紀念日，我們不由得想起一九四二年四月他考察西北的情形。抗日戰爭期間，日軍的鐵蹄踐踏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，惟有中國的西北地區未遭日軍蹂躪。中國的許多有識之士提出「開發西北」、「建設西北」的呼籲，把西北作為反擊日軍侵略的大後方。蔣經國也看出西北的重要性，他決定到西北考察。他的這次西北考察主要去了陝西、甘肅、青海、寧夏，對西北的開發和建設進行了初步的考察，提出了要種樹蓄水、改善交通、治理風沙、振興農業、發展教育等主張，並鼓勵青年到西北去進行開發建設。從西北考察歸來後，他撰寫了一篇長文，叫做《偉大的西北》，其中有許多生動的情節和發人深省的言語，至今仍可回味。現擷取其西北考察的幾個片斷，以示對其九十九周年誕辰的紀念。

蔣經國一行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起程，由成都乘飛機到寶雞後改坐火車到西安，中途換乘汽車到蘭州、涼州，後到酒泉，再到青海，一路風塵……

#### 請當地人吃飯

蔣經國一行到了甘肅，破例請當地人吃了一頓飯，算是請客吧。他請來的客人共有十一位，都是少數民族的代表，有回族、蒙古族、哈薩克族、藏族等。他是這樣描述的：「那一天，正好有月亮，看着那塞上的月亮，心裡有無限的感觸。我們這許多民族代表，大家都坐在月亮底下，毫無拘束地，毫無隔閡地暢談，大家都說誠懇坦白，我心裡感到非常快樂，同時我更想到過去我們認為西北複雜的民族問題，是容易得到解決的。……那天晚上，我們大家談得很高興，什麼民族問題都討論而得到了解決。後來，還舉行了遊藝，蒙古人出來打了拳，藏民演了一個戲劇，回族真奇怪，他們唱了一個《滿江紅》的歌，哈薩克跳了一個打老虎舞。直鬧到天



抗戰時期的蔣經國

### 最痛苦的人

汪金友

很多人都向一位大師哭訴自己的痛苦，於是這位大師從中挑選了一百個自以為最痛苦的人，讓他們把自己的痛苦寫在紙上。寫完後，大師說：「現在，請你們把手中的紙條相互交換一下。」

結果，這一百個人交換了別人的紙條之後，個個都非常驚奇。過去，總以為自己是最「痛苦」的人，現在才發現，其他人比自己更「痛苦」。

一個身體殘疾的人，以為自己是最痛苦的人。有一天，他在醫院裡碰到一個身患絕症的人，而且癌症已經到了晚期。一想到死，這個殘疾人嚇出一身冷汗。這時他才感覺到，雖然自己肢體殘疾，但照樣可以活着。每天都能享受燦爛的陽光，欣賞美麗的景色。還有那麼多的親情、友情和同情，給自己帶來了不盡的快樂。

一個身患絕症的人，以為自己是最痛苦的人。為此，他整天唉聲嘆氣，愁眉苦臉，飯也不想吃，話也不願說。

進行了十秒計時，隨後各宿舍樓響起號聲，關閉了照明燈，並關閉了一部分開關的教學樓燈及校園景觀燈。熄燈後，北大青年天文學會選舉辦了盛大的路邊天文文組織廣大生望星座、數星星，宣講「暗夜保護」對於天文、環保的重要價值。

當然，「地球一小時」活動作為新生事物，尚未完全被社會大眾所理解，甚至有人認為是「作秀」。一位劉先生就認為這或許有喧嘩之嫌，他認為「節能不在此時，而在此時」。但無論如何，拯救地球的環保意識正在逐步深入越來越多的京城人心中。為環保保力所能及的貢獻，也成為越來越多京城人的心願。

### 京城「關燈」行動

蕭愚

「接力行動」在北京展開，包括國家大劇院、奧林匹克公園、鳥巢、水立方等在內的二十多個北京標誌性建築參與了這次活動。

在位於西城西便門的「地球一小時」活動，下午十三時十分，燈塔點亮。新天地的兩幢居民樓三百餘戶業主同時關燈，樓外的景觀燈也應聲熄滅。

一位參加活動的業主表示，熄燈一小時活動，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表達環保的平台，能夠親自參與其中，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，非常高尚。

在著名的三里屯商業街，下午十三時，網友們自發匯集於「E」旁，舉行了百人定格三分鐘支持「地球一小時」活動。這一個由發起人在豆瓣網上發帖召集的活動，得到眾多網友的支持。

在北京大學，學生們利用宿舍樓燈光進行了十秒計時，隨後各宿舍樓響起號聲，關閉了照明燈，並關閉了一部分開關的教學樓燈及校園景觀燈。熄燈後，北大青年天文學會選舉辦了盛大的路邊天文文組織廣大生望星座、數星星，宣講「暗夜保護」對於天文、環保的重要價值。

### 別把乳豬皮切薄

霍無非

烤乳豬是廣東人喜慶上的第一道菜，取「紅運當頭」之意，是對新人美滿婚姻的祝賀。除了喜宴，一些傳統節日通常也會上這道菜。

乳豬烤好後，首先要將金黃的豬皮切下，再切成小塊，然後才斬骨肉，把豬皮擺在新好的乳豬上按原樣製成盤，上桌。傳統的切皮方法，是貼着肉薄薄地切，皮不沾肉不帶骨，越薄越能體現廚師的刀功。

有一種說法：吃乳豬，就是吃豬皮！因此，切皮很講究。夾一塊乳豬皮，蘸點甜醬，放進嘴嚼起來脆香，多少年，廣東人就這麼吃下來。但這樣脆是脆了，爽是爽了，卻有輕微的苦味，久嚼發澀，即使蘸醬也不易消除。怎樣才能去掉乳豬皮的苦味，改善口感？在我看來，只需把乳豬皮稍切厚些，讓乳豬皮帶點肥肉就成。這個分寸要把握好，厚了，就會肥膩，也無脆感；薄了，和原來沒兩樣。肥肉薄薄的附在豬皮上，似有非有，紅中見白為好，嚼起來脆中帶香，滿口餘香，苦味沒有了，能增進食慾。端上餐桌，又脆又香的紅白兩色乳豬皮最受歡迎。

### 關於筆名

魏泉琪

我古代沒有筆名，文化人中只有自號、別號、室名之類。譬如《金瓶梅詞話》署的是蘭陵笑笑生，就是別號。筆名是中國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的產物，這一時期的新文學家才用筆名發表文章，但不用筆名的仍然是多數。胡適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一文，在尾段談到新文學成就時獨推魯迅一人，他說：「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化名『魯迅』的」。由此可見當時的胡適和社會上對於筆名（即胡適所謂的「化名」）是不大認同的。

筆名的廣泛使用是「五四」以後的事。「五四」及其稍後的新文學家中，使用筆名的除了魯迅（他用過的筆名最多），還有茅盾、巴金、冰心、老舍、夏衍、田漢、曹禺、胡風、丁玲、阿英、艾蕪、柔石、殷夫、艾蕪、沙汀、柯靈、沙流河等，但更多的還是用原名或以字行，如胡適、周作人、錢玄同、梁實秋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沈從文、郁達夫、劉半農、劉大白、郭沫若、鄭振鐸、豐子愷、成仿吾、張資平、陽翰笙、張天翼、端木蕻良、臧克家、卞之琳、陳白塵、趙樹理、孫犁、楊憲益、王蒙等等。筆名石破天驚，但需內涵深刻，行文流暢，能啓迪人的作品為基礎。譬如魯迅、老舍、冰心，讀這些人的文章，可以忘卻他們的真姓名，因為筆名已經深入人心。

時下，隨手翻開一本期刊或一張報紙，都可看到不少署有筆名的文章，筆名成了文壇的一道風景線。曾經時髦且行銷於世的「小女人散文」，因妙筆生花，輕鬆、隨意、充滿人情味，而備受小市民階層的青睞。這支作者隊伍中的滬上才女素素、南妮，南粵紅顏黃愛東西、石娃，除用心寫文章外，均用筆名包裝自己，果然奏效，使她們擁有了眾多的書迷，建立了自己的讀者群。

若干年前，《當代青年》繼推出汪國真、趙冬、洪熾、鄧皓為青春文壇「四大白馬王子」後，又在八九五年將梁笠人、艾明波、祝勇、王書春、胡繼學冠以「東北軍團五虎將」名號，馳聘青春文壇。其中柴笠人、胡繼學分別以柴門農夫、他他為筆名，也頗受讀者喜愛。

然而也有人云亦云，東施效顰者用的怪筆名。如「東北風五到六級」、「一說謊就臉紅的阿英」、「海飛絲之長年用戶小馬」；又如「一馬」、「三田秀才」、「六必居」、「十三四郎」、「十四修女」；還有照搬武俠小說中人物的，如「楚留香」、「令狐沖」、「桃花島主」、「中原一點紅」等。這樣的筆名儘管新奇，但文章如果沒有扎實的文字功底，經不起大浪淘沙，譁眾取寵的筆名也不能使它點石成金。

作者署筆名心態各異，有免招是非，如魯迅，有不欲人知，如廢名，有心寄偶像，如巴金，各種緣由不一而足。有人給自己起了個滿意的筆名，洋洋得意地說，我要用好筆名包裝文章，用好文章讓筆名流芳千古，用心良苦，用意甚善。

與筆名類似的還有演藝圈中的藝名。譬如京劇表演藝術家麒麟童，越劇表演藝術家筱丹桂，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等等。

科學家是不用筆名的，科學家的名字往往可聯想起他（她）的成就，以及這名字後面他（她）的忘我的為科學獻身的精神。

再扯下去要跑題了，擱筆。

### 三二八

三月二十八日二十時三十分，由世界自然基金會（WWF）發起，全球三十多個城市參與的一場「關燈一小時」接力行動在北京展開，包括國家大劇院、奧林匹克公園、鳥巢、水立方等在內的二十多個北京標誌性建築參與了這次活動。

在位於西城西便門的「地球一小時」活動，下午十三時十分，燈塔點亮。新天地的兩幢居民樓三百餘戶業主同時關燈，樓外的景觀燈也應聲熄滅。

一位參加活動的業主表示，熄燈一小時活動，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表達環保的平台，能夠親自參與其中，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，非常高尚。

在著名的三里屯商業街，下午十三時，網友們自發匯集於「E」旁，舉行了百人定格三分鐘支持「地球一小時」活動。這一個由發起人在豆瓣網上發帖召集的活動，得到眾多網友的支持。

在北京大學，學生們利用宿舍樓燈光進行了十秒計時，隨後各宿舍樓響起號聲，關閉了照明燈，並關閉了一部分開關的教學樓燈及校園景觀燈。熄燈後，北大青年天文學會選舉辦了盛大的路邊天文文組織廣大生望星座、數星星，宣講「暗夜保護」對於天文、環保的重要價值。

當然，「地球一小時」活動作為新生事物，尚未完全被社會大眾所理解，甚至有人認為是「作秀」。一位劉先生就認為這或許有喧嘩之嫌，他認為「節能不在此時，而在此時」。但無論如何，拯救地球的環保意識正在逐步深入越來越多的京城人心中。為環保保力所能及的貢獻，也成為越來越多京城人的心願。